

與語使就伎人列瑯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奔奔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已玩恩義苟替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求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敬重勅于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史濟曰言其有大才故刀筆不足以宣其功蓋以為枝也風儀體氣所以大益於人倫也

除邵

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

重複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此蓋關河之重複決決大邦 銑曰東夏會稽郡也復阻也 **選衆**

而舉敦說斯在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左氏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良曰選於衆官舉之為會稽太守重德悅才其在於竟陵王也敦重也 **除使持節都**

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

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善曰左氏傳富辰曰

昔周公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 濟曰太祖高皇帝受宋順帝禪位而為天子也廣樹藩屏謂封子弟 **公以高昭** 武穆惟戚惟賢 善曰西為諸侯王 善曰西 漢書韋 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也音韶漢書文帝詔曰左賢右戚 向曰竟陵王於高祖為昭於武帝為穆惟辭也戚 封聞喜縣開國公食親也言其為昭穆親賢也

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善曰漢書曰倪

寬為農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韋昭曰最連得第一也銑曰言其為太守奏功課與諸郡相

連而比其考為第一故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

曰連最也最第一也俗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

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

縣曉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

安翰曰事鬼神曰巫言越人好為淫祀以事鬼神而竟陵王理之都

篁竹之會感義讓而失邑正風而人俗化也善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

險間篁竹之中范曄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良曰越南之俗處於谿谷篁竹之中常恃其險

而竟陵王理之其會長之徒皆感義讓之風而

棄其險阻以歸其德也竹叢曰篁失棄也邪叟忘其西吳五臣本作

龍丘狹其東皐善曰華嶠漢書曰劉寵拜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

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弃故自扶來送潘安仁楊綰誅云日吳景西望于朝陰

范曄後漢書曰任廷宇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郡尉年十九吳有龍丘農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

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

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葺乃乘輦詣府門願得

先死備錄延詞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向曰邪謂

若邪谿也後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帝徵拜將作大匠有老叟五六人出自若邪谿人齎百錢送寵皆戀寵德義忘夕而不反西景謂日夕也言說慕德化而狹其耕農故出仕也東皐則耕農

語儘簡第稍涉晦

不遠不卷

五

不遠不卷

五

之所 **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 善

也 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之後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 **水漿不**

子以為難 銑曰星言早行侵星也 **入於口者至自禹穴** 善曰禮記曾子謂子思伋

於口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濟曰禹穴在會稽山言其從會稽而至

於都 **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 善曰禮記曰親喪

也 已竟哀不忘也稽康幽憤詩曰心焉內疚爾雅曰疚病也 翰曰逮及也疚病也謂除脫衰服

也 **禮屈於厭** 鳥 **降事迫於權奪** 善曰禮記曰有

也 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

情由權奪也 良曰禮父在母喪服期為尊在屈厭而降之事理又迫於權宜而奪哀情使入

仕也謂將授 **而茹感肌膚沈痛瘡距** 善曰廣雅

征虜將軍 禮記曰創鉅者其口又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 向曰言茹食憂

苦損其肌膚沈於痛毒如 **故知鐘鼓非樂云之**

本 **練麤非隆** 五臣本 **殺** 所 **之要** 善曰論語子曰

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相子卒晏嬰麤衰斬

寢苦枕草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注曰有

隆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末哭泣縗經隆殺之服哀之末翰曰樂之與禮本要在於中情豈以鐘鼓之聲縗麤之服升降以為禮樂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

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善曰三輔黃圖曰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天子有親姻者居之名曰戚里言齊亦

方雜錯良曰漢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

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漢書秦地五公內樹寬明

非一法使風俗必備五方作則也善曰馮衍說鮑永曰幸蒙危

外施五臣本簡惠善曰馮衍說鮑永曰幸蒙危

晉書曰吳隱之為晉神臯載穆轂下以清善曰

陵太守布政簡惠神臯載穆轂下以清善曰

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漢書谷永上疏曰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

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書曰揚璉為零陵太守郡境以清翰曰神臯良

田也謂都畿之內也載事也穆和也言都畿之內政事以和輦轂之下其化之清也轂下帝都

也武帝五臣本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干

戶齊曰如干戶猶若干也復授使持節都督南

徐兖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翰曰

有後魏在北而齊在江南北地皆非其所有志思北土故江南別置徐兖等州以為南州也

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兖徐北兖青冀五州諸

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何曰兖青冀並在

也遷授兖徐接壤素漸河潤善曰漢書武帝詔曰

淮南衡山兩國接壤

東觀漢記曰拜郭伋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

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與京師

并蒙福也向未及下車仁聲先洽善曰漢書

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玉關靖柝北

銑曰下車謂初至也洽徧也門善曰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周禮曰凡

時也檮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

者使守徐州則焚人祭北門裴駘曰齊之北門

說文曰高外關門之關濟曰王關塞門關名

也柝謂夜擊守更木也此言後魏在北故比之

匈奴王關也靖柝謂疆界無守備也北門謂

潤州為國之北門也寢肩謂除其關守也朝

旨以董司岳牧敷典邦教善曰晉起居注宋公

引罰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

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

司徒掌邦教翰曰朝旨天子意也董正也司

主也岳牧太守也敷布典起邦國也言天子之

意以正百官之主司者以太守之方任雖重比

任為重將布起國家之政教也此為輕善曰山濤啟事曰方任雖重比此為輕

司徒侍中之職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

太守為輕也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

中又如故良曰謂前兼司徒今即上穆三能五

本作下敷五典善曰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

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

曰五典五常之教銑曰穆和也三台星名主

三公位也三台星色齊則君臣和也敷布也五

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典五

闢玄闡以闡化寢鳴鍾以體國

善曰玄謂道也太玄經曰玄門

混沌難知孫放數詩曰一往縱神懷矯跡步玄闡范曄後漢書曰栢榮為五更贊曰待問應若鳴鍾 翰曰闢開也闡門也言開正道之門以闡揚天子化也謂其雖貴而息其擊鍾鼎食之

盛以尚節儉之道以體

翼亮孝治緝熙中教 善曰

國家之理也寢息也 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司徒故曰中教 向曰翼佐也亮猶行也緝和也熙廣也言佐天子行其

孝理使天下太和廣布中平之教 奪金恥訟蹊

田自嘿

善曰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且衣冠之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

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以

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 銑曰言

竟陵王執政人皆不為爭訟蓋德化之所及也

有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得奪牛之罪重於蹊田之罪也言今蹊過於田者乃懷其義讓亦嘿然不相爭奪矣蹊道也言牛行於田以成

道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

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彫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

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

賴 翰曰物皆任其質朴不作彫鏤外貌如晦其內則明也倫次也繫發語之聲也繫公是賴謂政理賴

得此公也 庠序肇興儀形國冑師氏之選允歸

善本作

人範

善曰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

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彤文王表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形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

教胄子周禮師氏掌以斲詔王以三德教國子
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向曰謂欲以為國子祭酒也庠序國學也肇始
也胄子也謂百官之子皆學於中也故曰國子
也師氏周官掌教國子也允信範法也言以本
師氏之選信歸於竟陵王以為合法則也

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

書令善曰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卿
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

尚書古為八座尚書**式是敷奏百揆時序**銑

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
敎王隱晉書詔曰今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
任也 良曰式用也言用是忠良之德敷
奏天庭則百事於是有序**夫國**

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犯善曰事
親有隱

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隱謂不
稱揚其過犯謂犯顏色而諫也

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善曰國語樂共子曰成
聞之人生於二事之如

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非食不長非教
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矣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
事君而敬同 向曰公謂竟陵王也二極謂君

親也一致謂忠孝同為一**亮誠盡規謀猷弘遠**

也愛敬之道同歸君親也**矣**善曰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
中興書冊陶侃曰公經德秉哲謀猶弘遠

濟曰亮信猷**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場**

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善曰
尚書

曰淮海惟揚州地也 銑曰揚州近淮海二水神牧謂
里名曰神州

竟陵王治之如神明矣牧即刺史也編戶殷阜五臣本作氓俗滋繁

善曰漢書呂后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良曰編戶萌俗皆百姓也殷衆阜盛也滋繁言多也

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善曰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經曰

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

察余之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

獻納樞機絲綸允緝善曰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善曰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

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翰曰樞機言語也絲綸天子之言也允信緝和也武皇

晏駕寄深負圖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按史記曰王稽謂范雎曰夫

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何奈何謂秦

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為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幾如今崩殞

則為晏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哀商而以朝諸侯之

圖焉向曰晏駕謂天子崩寄深負圖謂授命輔少帝也負圖者負託帝圖以朝百辟也公

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踊絕于地居處

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善曰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

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心爵踴鄭玄曰爵踴足不絕地也濟曰擗撫心哭也天倫兄弟

也言撫心哭其兄弟號踊墮絕于地也銑曰居喪之節如前武穆皇后之憂水漿不入口而

哀心聖主嗣興地居且奠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

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良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武帝崩太孫即位故云嗣興地

文惠太子長子武帝崩太孫即位故云嗣興地

居旦奭謂如周公百有詔策五臣本作崇授太傅領

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善曰周禮曰坐而論

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翰曰坐而論道三公之職也其貴重人尊

敬之故坐而論道與百官異也地尊禮絕親賢

舉動所為皆天下所觀其德也莫貳善曰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任

賢褒功表德向曰位居尊重之地與百官禮儀隔絕則親戚賢臣皆無有二心也又詔

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劔履上殿銑曰天子

有詔使入天子之朝不趨走讚言也不名謂不稱名百官皆不得帶劔履上殿而竟陵一人天

子獨許之敬之甚也蕭傳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五

臣

本作矣善曰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劔履上殿

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希周縹泣曰始

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帝自行是無人可

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縹與傳

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

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

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

秦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濟曰蕭傳謂蕭何傳說也曹真魏太祖族子也

明帝即位遷大司馬入朝不趨司馬宣王得乘

輿上殿今言竟陵賢則如蕭傳親則如曹司二者公實兼之復以申威重道

增崇德統良曰統紀也言更進督南徐州諸軍

事餘悉如故並表疏累上身沒讓存善曰王隱

帝贈羊祐詔曰身沒讓存遺言益厲翰曰武

疏表也身死而讓辭不已謂讓徐州諸軍事天

不愁魚遺梁岳頽峻善曰左氏傳曰孔丘卒公

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某年某月日薨

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温明祕器歛以衾章備九

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

給禮也善曰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温

一端漆畫懸鐘其中置尸上斂并蓋之周禮曰

三公自衾冕而下又曰上公九命向曰温明

祕器皆凶器也衾章龍服也九命謂一命受職

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

錫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言將備此

禮也銑曰大鴻臚官名也監謂監葬事也護

助也太官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善曰東觀

海王疆薨上發魯相所上檄下牀伏地舉聲盡

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向

注豈徒春人不相傾壘罷肆而已哉善曰史記

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

不謂謠春者不相杵劉縉聖賢本紀曰子產治

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巷商賈哭于市農夫哭

于野郊野也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

尊戚洽情之所隆善曰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

因述也濟曰庸功也前王謂古先帝王之善

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

傳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良

謂督察諸軍之事體睿履正神監五臣本作鑒淵邈道五臣本作

首冠民宗具瞻惟允善曰毛詩曰民且爾瞻

正道也淵深邈遠也向曰首冠謂道德高也

民宗謂天下所尊仰也且具瞻望其美可謂當矣

允當也肇自弱齡孝友光備善曰毛詩曰張仲孝友銑曰肇始也弱

齡謂幼年也光大也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五教

克宣助天子令升大業也契謂王者所執也景大也翰曰贊

良曰燮理也台曜三台星光也主三敷奏朝端

公之位也五教五常之教也克能也百揆惟穆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尚書

曰百揆時敘濟曰揆事穆美也寄重先顧任均負圖善曰先

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

顧命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

相成王抱之負斧戾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翰曰謂先帝顧命輔少君也漢武帝畫周公輔

成王圖以喻霍光令相昭帝故諒以齊徽二南

竟陵之奉顧命任與此同也同規往哲善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

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向曰諒信徽美也二南謂周公召

公也往哲則二南也謂周方憑保祐永翼雍熙

善曰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銑曰保安祐

福翼佐雍和熙廣也言國家欲憑竟陵之德安

福社稷長佐天下致天不憖遺奄見薨落善

和平以廣政化也

左氏傳曰孔子卒公誄之旻天不弔不慈遺一老方言曰奄遽也尚書曰帝乃殂落良曰愁

且也薨也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

謀襲吉善曰禮記曰喪事先遠曰尚書曰謀及一習吉襲與習通濟曰先遠戒期謂

葬日也龜謀謂卜也襲吉謂得吉日也茂崇嘉

制式弘風猷向曰式可追崇假黃鉞善曰尚書

黃鉞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翰曰假之以名非真得也黃鉞以金飾斧天子賜諸侯乃得

專征也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

州牧綠綬麗綬具九錫服命之禮善曰魏晉官

相綠綬綬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為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

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鉅鬯謂之九

錫也銑曰綬綵也綬丞相之服飾也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

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鉅鬯也錫賜也古者諸侯有大功必有此賜以示重賢

也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善曰甘

曰游車九乘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輅音路濟曰九旒旗也鑾輅車也黃屋左纛

徒溫輦涼車善曰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到輦溫輦涼車善曰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

繒為蓋裏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纛音導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輦輦車文穎曰如今

喪輦車良曰此上皆天子服用之具以給之者示親重也黃屋者以黃繒為車蓋也左纛以

毛牛尾為之在駕車之馬驥上致之輦輦車天子喪車名也前後部羽葆音保

致之輦輦車天子喪車名也前後部羽葆音保

此下稍覺蕪

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

善曰漢書韓延壽給班劍鼓車

歌車張晏曰班劍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馬 翰曰以鳥毛為幢幡者謂之羽葆也 向曰虎賁勇士名也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
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

善曰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薨謚曰獻詔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 翰曰晉宣帝弟謚曰
公道識虛遠表裏融

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

善曰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如萬

頃之陂魯連子曰東山有松千仞無枝非為正直無枉自然
僕妾不覩其喜

慍近侍莫見其傾弛
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慍喜王隱晉書

曰王邵為用陽尹善禮儀操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 銳曰慍怒弛廢也言其道德遐遠故喜怒之色不可觀焉謹奉禮法 故傾廢之事莫能見之也
他人之善若已有

之善曰尚書穆公曰人民之不臧公實

五臣本

貽恥
善曰戶子曰見人有過則如已有過虞秀氏之盛德也 向曰臧善也貽猶有也言

接恂恂降以顏色

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

恂恂温恭之兒 濟曰進納賢良則和悅而下其顏色也誘進也恂恂和悅兒降下也
方

於事上好下規已

善曰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接已此一反也

翰曰方正也言以正道事上也每所
而廉於殖

為事不善者好下人作規諫於已也
財施人不倦
善曰左傳叔向曰齊桓施舍不帝倦未善不厭 向曰殖猶資也

改衛西語甚拙幾於
點金作鐵

子儲季令行禁止

善曰文子曰夫抱順效誠者
令行禁止 銑曰竟陵王武

帝子故曰帝子皇
太子弟故曰儲季

國網天憲實諸掌握

善曰范
書劉陶曰今權官手握王爵口含六憲准
南子曰執節於掌握之間 良曰實致也 未嘗

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

善曰東觀漢記曰袁
安為尹十餘年政冷

公平未嘗以賊罪鞠人常嘆曰凡士之學高欲
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

向曰鞠問也錮執也言人有輕刑者寬而
不問議人罪名不執其重科蓋仁人也 人有

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

善曰晉中
典書曰衛

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任
遣 翰曰以辭甲屈之則非意不能相干也 任

天下之重體生民之後

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

東觀漢記到憚曰天
生俊士以為民也

華衮與緼絺同歸山藻

與蓬茨俱逸

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
遠華衮猶朱其綬韓詩子路曰曾

子褐衣緼絺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梲
包咸曰節者栢刻鏤為山梲者梁上楹畫以藻

文聖主得賢臣頌曰長於蓬茨之下 銑曰言
齊其貴賤好惡也華衮 三公服也緼絺貧

賤服也山藻華屋也蓬茨
草屋也逸樂也俱皆也

良田廣宅符仲長之

言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
也少好事博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

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
田廣宅背山臨流清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息

四體之役 何曰後漢仲長統常論曰使有良
田廣宅臨川溝水足以息四體之役也言竟陵

王志願此事嘗有此言 丘
故云符仲長之言也 丘山洛水協應叟之志

五臣本作性 善曰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閩之西南臨洛水北據岫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 濟曰叟老也應老謂魏應璩與程文信書云南臨洛水北據岫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言

竟陵王亦合此性也協合也 丘園東國錙銖軒冕善曰以東國若丘園輕軒冕猶錙銖者鄭玄曰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 良

日東國魯也謂周公所封以之為大也八兩為錙十累為銖皆言輕也見東國如丘園之小視軒冕若錙銖之輕欲

乃依 五臣本 林構宇傍巖 退靜山居為重也 拓架 翰曰拓開險隘之處以架屋也 清媛與壺人爭且緹 提幘

與素瀨交輝 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明月照緹幕楚辭曰戲疾瀨之素水 銑曰清媛謂媛鳴聲清也壺人掌刻漏人

也夜作聲以候曉也言山中媛與刻漏之人俱有聲若相爭而候其曉也緹赤繒以為幘裏者言張設於水與素波交映為光輝也瀨波也

置之虛室人野何辨 善曰莊子曰虛室生白孟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人野相去豈遠哉殷仲文入剡詩曰野人雖云隔超悟必有比 向曰置此小山中 高人

何點躡屩於鐘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子皙廬江人

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 也隱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

不屈非吾所議遺點愁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屩特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虬字虛豫南陽人也

豫章王為荊州牧辟虬為別駕遺書禮請虬脩

禮請虬脩

禮請虬脩

禮請虬脩

禮請虬脩

禮請虬脩

禮請虬脩

禮請虬脩

禮請虬脩

禮請虬脩

賤荅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荅書後以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風素憑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于寶晉紀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齊曰何點皆當時賢人隱居者躡步也屨草鞋也鐘阿鐘山也竟陵王遺何點嵇叔夜酒杯徐景之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劉虬虬以書荅不應辟故云獻書也衡山虬所居也自衡山作書以獻於王後豫章王命竟陵王作書與虬致以殊禮徵士謂德高微而不就皆曰徵士也

屈以好士之風

申其趨王之意善曰戰國策曰先生王斗造門入王斗曰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

乃知大春屈已五王君大降節

善本有

憲后致之有由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於字

字大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其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恁字君大鴈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恁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奉驃騎辟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良曰憲后即獻王也致之其卉有由言雖隱逸致而用之必有所由也

其卉

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

詳向曰言山居四時

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

者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帝山濤啓事曰保傳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已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日養德養德者養名高上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銑曰謂文帝未即位時養德於東宮也同符契於作者之列有所述焉 **爰造**

九言實該百行善曰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真言節言義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翰曰文皇帝著九言之書一日言德

二曰言親三曰言賢四曰言生五曰言真六曰言靜七曰言昭八曰言節九曰言義此書實可以通人之百 **遵**善本作 **衿禱**離 **於未萌申罔**古

戒於茲日善曰衿禱施衿結禱也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悅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

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善曰

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銑曰謂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千載之遇亦萬世已去有此一時之美故命竟陵王注解 **衛將**

軍王儉綴而序之善曰竟陵王集云衛將 **山宇**

初構超然獨往善曰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萬

物而獨往者也司馬虎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世濟曰謂上依林九言之序也傍巖所構屋也 **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

若神對善曰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

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劉琨曰神爽忽然若已

之侍對也良曰顧山中屋宇而言也死者可

歸謂自古賢聖既死矣可復生乎言不可也誰

與入室謂無賢聖與其入此室則想前賢良之

人欲畫之於室使若**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

魂神與我相對也**緬屬賢英傍思才淑**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緬思

貌翰曰緬遠也淑美也**匹婦之操亦有取焉**何曰列女

亦圖畫也**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

銑曰梁朝謂梁孝主好賢今假**曰未**

設**見好德愚竊惑焉即命刊削投杖不暇**善曰論

語孔子**而喪其明弟子吊之子夏曰天平予之無罪曾**

子怒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

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濟曰言畫列女**

似好色不好德而游梁之客譏之云愚竊惑焉

竟陵聞過將遷即命使除削列女之圖也曾子

言子夏之過子夏投杖而拜之悟過也言竟陵

王知過投杖不暇言急而忘投也投棄也杖謂

所柱**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駮不追聽受一謬差**

之杖**以千里**善曰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

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翰曰驥

駮良馬也聽受人言恐有一失差於千里謂去

於所言

所

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

遠也

寓物垂訓

善曰李尤集序曰尤好為銘讚門階

戶席莫不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

子作春秋垂訓後嗣

向曰謂門階戶席

言作箴寄情於物垂示於人所訓戒也

先是

言

言

言

言

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五臣本作誠懼不

怠善曰左氏傳曰震夷伯廟罪之弔屈原曰逢時不祥杜預左氏傳註曰葺覆也左氏傳曰

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懸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翰曰震謂霹靂也外寢外屋也

匠者謂占禍福人也治葺謂脩治也譴謂遣告其有罪也怠慢也言人勸脩所震之室公將記

過且為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善曰王命論誠懼也

流莊子曰人能虛已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良曰虛其已心

以受人言常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音善曰左氏傳曰

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銑曰受人藥石之言若味滋美之味也藥石謂

忠言益於人如藥石之除疾**信必由中貌無外悅**善曰左氏

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濟曰中謂中心也言信人忠言實由中心也凡受人忠言

者則外貌雖悅而中心實怒故此無外悅者真性悅也**賁而好禮怡寄典**

墳善曰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讀三墳五典向

日怡樂**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善曰孫卿子曰

役尚書曰禹曰予思日孜孜又曰無怠無荒翰曰物役謂從王事也孜孜勤貌謂雖役從王

事勤而好道無懈怠也**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善曰淨住

經云波羅提木义是汝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义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义

減則我法減是故衆僧於望每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

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繫意如戒而住故曰淨
住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
惡長養增進菩提善根如是脩習成佛無差別
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
向曰又撰集四部書以甲乙丙丁次之述略
佛教以為子史之書淨住子謂佛教也 並勒

成一家懸諸日月
善曰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成一家言揚雄

方言曰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者張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統曰此言書傳

之後世如日月懸於天永不朽也 **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 善

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

作佛話生天竺迦維羅衛國 良曰洙泗水名孔子講教之處迦維佛國名言能弘大孔子之

風闡釋迦 **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 之化也

懇惻 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

始閔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

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

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 翰曰衛

大夫史魚病將卒 是為黜殯 **豈古人所** 也言竟陵將死此請亦懇懇而惻痛

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

烈謹狀 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

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禮記曰公

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濟曰言豈古人所謂立

視鵬賦稍較有騷人之致氣甚豪蕩辭亦瑰琦第述意大明分便覺近今

言不朽者歟蓋易名立謚典請遵奉古人之盛烈

弔文

弔屈原文一首

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五臣本無既以謫去意不自得

善曰韋昭曰謫譴也字林曰文厄切良曰謫責也言誼非罪被責出於長沙遠國也意不自

得謂不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

得志也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

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向日汨羅水名誼追

傷之因以善本無以字自喻其辭曰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

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闡茸尊顯佞諛得意

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善曰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

往事琴操伍子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兮側

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善曰

韋昭曰昔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焉汨音覓列子曰吾側聞之言至湘水託流而弔

銑曰造就也湘水名汨羅水流入湘川遭世罔

極兮乃隕厥身善曰張晏曰諛言罔極罔極言無中正周書文王曰惟世罔極

汝尚助予 濟曰言遭當世讒邪 嗚呼哀哉逢

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翺翔闐茸如尊顯兮

讒諛得志 善曰胡廣曰闐茸不才之人無六翮

世也字林曰闐茸不肖也 翰曰鸞鳳喻賢人

也鴟梟惡鳥也喻讒人也竄藏也 良曰闐茸

皆小人也言小人為尊重之位 賢聖逆曳兮方

正倒植 善曰胡廣曰逆曳不得順道而行也倒

植者賢不肖顛倒易位也植史記音值

銑曰逆曳謂不得順其正道也賢良方正 世謂

之士皆在草澤小人在位故云倒植也 隨夷為溷

本胡分謂跖之躄居為廉 善曰服虔曰

隨也韋昭曰夷伯夷也溷濁也史記隨字作伯

李奇曰跖魯之盜跖躄楚之莊躄 何曰下隨

伯夷皆古之貞介士也盜跖莊躄皆盜賊之人

也言人皆反以貞介為溷濁盜賊為廉清者喻

不肖 莫邪為鈍兮鈹刀為銛 息廉反 善曰

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寶之以故

使于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

將妻之名也漢書音義曰銛徹謂利也 翰曰

莫邪神劍名也鈹錫也銛利也言君賤賢用不

肖以神劍為鈍 于嗟默然生之無故兮 善曰應

以錫刀為利也 默不得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 鄧展曰言屈

原無故遇此禍也毛詩曰吁嗟鳩兮 濟曰默

默失意貌生謂屈生也 幹棄周鼎寶康瓠兮 善

屈生無故有此禍也 如淳曰幹轉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

之甌李巡曰大瓠瓠也甌丘列切 翰曰幹轉

也周有九州之鼎言大鼎也康瓠瓜也言時君

弃賢用不肖亦猶轉弃大鼎之器而寶其瓠瓜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騰駕罷五臣本作疲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

車兮善曰戰國策汙明日夫驥服鹽車上太行外坂遷延負棘不能上良曰騰奔也言

御車者但奔駕其疲敝之牛乘其蹇跛之驢使良馬駕鹽車亦猶賢人在野小人在位驥良馬

也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善曰冠當加首而以薦履到上為下故漸

不可久也儀禮曰士冠章甫殷道也銑曰章甫冠也薦籍也冠之在上履之在下章甫薦履

者謂以冠踐籍於足以履之也喻賢在下此為亂之漸也其國不可久居之嗟苦五

若先生獨離此咎兮信曰已矣善曰應劭曰嗟咨嗟

苦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張晏曰訖離騷下竟亂辭也向曰訖告也此總告前意亦如亂曰之

類也已止也言止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

誰語濟曰國謂君也言君既不知我心獨聚憂思誰與語事者也壹鬱謂聚憂也鳳

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善曰張晏曰史記音漂匹遙切

翰曰漂漂高飛貌逝往也襲九淵之神龍兮味深潛以自

珍善曰張晏曰音義曰襲覆也猶言察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張晏

曰泐潛藏也向曰襲猶察也言察於神龍則知藏於深淵之處可以自珍寶也言君子在亂

世可以隱也伺古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

蛭質質音引善曰應劭曰蝦蟇水蟲害魚者伺背也韋昭曰蝦蟇蟄蛭水蟲食魚者也

蟻丘蟻也伺然自絕於蟻獺况從蝦與蛭蟻也蝦音澁銑曰伺殊也蟻獺水蟲食魚者蝦蟇

蟇也蛭蟻皆水蟲也言神龍之德且殊於蟻獺以隱處於深淵之中豈復隨從其小蟲也君子

漢書作麒麟是若騏驎則正是係羈之物何得云然

但避亂世以隱居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不可與小人從仕

而自藏使騏驎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善曰莊子曰宣尼見蛾丘之將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郭象曰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

翰曰騏驎良馬也言君子之德遠避濁世則如良馬見係絆而羈束也及其用之乃騁千里之道其不用與般五臣紛紛其離此尤兮亦

夫羊之才無異也般作盤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

李奇曰般久也紛紛也應劭曰般也犍為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

子不如麟鳳翔逝之故罹此咎善曰言盤桓不去離此愆尤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

良曰言屈生盤桓於亂時不能避去遂及此罪亦屈生自為之故也盤桓不進貌歷九州而相紛亂離及尤罪也夫子謂屈生也

其五臣本無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善曰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

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何白言天下之君皆可輔相何必懷思此楚都鳳

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

兮遙增擊五臣本作而去之善曰如淳曰鳳皇曾擊九千里絕雲

氣遙遠也增高高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擊之擊李奇曰遙遠也增益也史記擊字作翮文

子曰鳳皇飛千仞莫之能致也禮記曰德輝動乎內險微謂輕為徵祥也

銑曰鳳皇喻賢人也言鳳皇高飛下覽有聖人之德者乃下而見於時也賢人亦擇明君乃事也千仞言高也

翰曰細德猶無德也言見時君無德左右奸險恣為徵祥則搖舉羽翮而去也增舉也

尋常之汗鳥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善曰應劭

大約以微辭高刺

序儘有快語第未
甚著耳

日八尺日尋倍尋曰常莊子曰弟子謂庚桑楚
 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鮪為之
 制也良曰汙瀆謂小池水也吞舟巨魚謂大
 魚腹中可容船也言小池水之中不能容吞舟
 之魚暗君亦**橫江湖之鱣**五臣本作**鯨兮固**五
 臣不能用賢也**鱣**音淫善曰晉灼曰
 作**將制於螻蟻**五臣本作**蟻螻**善曰晉灼曰
 故**將制於螻蟻**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洿
 瀆必為螻蟻所見制以况小朝主間不容受忠
 迂之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鱣 鱣史記
 鱣張連切鱣音尋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
 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
 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
 得意焉 向曰鱣鯨亦大魚也以喻賢人螻蟻
 小蟲以喻讒佞人也言大魚橫於江湖之中一
 朝失勢止於平陸而螻蟻所制蓋賢者失位遇
 讒佞之
 所害

弔魏武帝文 井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

見魏武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善曰毛

歌傷 懷 客曰翰曰假設客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詩曰嘯

死生者性命之區域善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

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 是以臨喪殯

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善曰國語曰楚子西數

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
 否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白

宿草謂陳根也。向曰：臨見其喪，殯之所則必悲哀也。今乃五臣無傷心。

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銑曰：以為世異時遠，不可致情。今之傷心，

是興哀於無情之地矣。自魏武至機，方百年故言也。意者無乃知哀之可

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良曰：言機空知事未識人情亦可無之。機

荅之曰：五臣本無此一句。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

朽壤，亦云數而已矣。善曰：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於梓

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

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向

曰：日月歲凡十二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之際，日月相掩，故蝕也。銑曰：山之崩倒，謂年代積

遠其土朽故也。濟曰：言日然，百姓怪焉者，豈

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善曰：尚書曰：高明柔

克，高明謂日月也。良曰：日月在天，故高明不免卑濁之累，謂蝕也。居常安之勢

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善曰：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山，為麓。沙山名

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翰曰：山止於地而不動，故常安也。終嬰傾離之患，謂崩也。

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善曰：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左愴，唐衡也。

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搆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

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

之外，向日形骸內性命也。言壯力亦濟世夷

不能起死者之命也。迴天倒日力壯也。濟世夷

故乎？其勁昌黎故哉，遂此變出。

排語作態快在此，不其卷亦在此。

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善曰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

民呂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淮南子注曰魏闕王之闕也銑曰夷平也魏闕

天子闕也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本。善曰尚書曰格

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界余也濟曰上下謂天地言功雖至于天地者其

死則藏之於小木之中也區區小也木棺也光于四表者翳乎叢爾之土。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

良曰言德聲雖光明徧於四外者死則掩翳乎狹小之土也表外也叢爾小貌也雄心

摧於弱情壯圖終於衰志。翰曰弱情謂疾病也衰志謂將死也長

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善曰筭計謀也迹功業也思玄賦曰

盍遠迹以飛聲向曰長筭遠跡謂平生謀長遠之事也短日促路生命窮盡也嗚呼

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積岸乎。銑曰特獨也瞽史掌日蝕之官黔黎百姓也言豈獨日蝕山崩可為變異之怪乎則人命亦可傷也觀其

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善曰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

王作顧命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故曰冢子謂文帝也毛詩

曰貽厥孫謀良曰謂觀武帝臨終顧命於太子使其嗣位遺謀於四子也冢嗣長子也貽遺

也四子謂不植彪章也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

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

當效也。翰曰武帝自謂四子云吾在軍中所持法皆是也當依而行之至於有小忿怒

亦可謂極褒然却非
予皆大凡文字須照
管得到

及大過失汝善乎達人之讜言矣善曰聲類曰讜善也齊

日讜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

泣下善曰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

文帝受禪封母弟彰為中牟王植為雍丘王庶弟彪為白馬王又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

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名位矣向曰持執

也姬眾妾之摠名也女武帝有小女後為高城公主豹武帝小男名豹時年五歲後封沛王武

帝臨死時執此孩幼以示四傷哉曩以天下自

任今以愛子託人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

謂東門吾曰公之愛子也同乎盡者無

餘而得乎亡者無存善曰言人命盡而神無餘

而得之故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

盡也翰曰性命同歸乎盡滅者則無餘勢也

而得乎亡沒者無有存其威神者謂然而婉變

武帝平生威勢一朝已盡而無威也

力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善曰

漢書哀紀述曰婉變董公力婉切毛詩曰綢繆

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絲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幾近也銑曰婉變從順貌綢繆相親貌幾近

也密猶細也言遺令於房闈家人則近於細碎

也又曰吾婕妤妓人皆五臣無著銅爵五臣

臺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良

於臺上銅於臺堂上施八尺牀五臣本作張善

無張總帳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帳

以為靈朝脯上五臣本作設脯精之屬善曰漢書東方朔曰乾肉

為脯方武切說文曰脯乾飯也蒲秘切齊曰脯日晚時也精乾飯也皆著於靈帳之前以祭

焉月朝十五日善本無輒向帳作妓翰曰月朝一日也十

五謂十五日也妓樂也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

田向曰汝等謂四子也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

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善曰舍中謂眾妾眾妾既無所為可學作履組

賣之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組連以珠銑曰諸舍中謂眾妾無所為者令學

作履賣之組者以綵色飾之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涉藏中良

綬綵為之以貫玉佩也藏猶積中藏也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

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

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善曰令

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為吝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

翰曰既而武帝崩兄弟盡分其物也向曰言亡人本可以勿求謂不可衣裳別為一藏也既

有求則存者可以勿違令也今武帝有求是一傷也而四子違而竟分是兩傷也悲夫

愛有大而必失惡去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

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善曰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

行之所穢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用其愛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

大意鈴未定所以說
來說去俱未合拍

常語乃又涉浮奈何
得佳

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然則愛
與惡其於成孝也無釋令人雖未得愛不得惡
矣翰曰人所愛者生也人理有死故必失生 銑曰人所惡者死也
人生有涯故必得死矣翰曰雖智惠安能去死雖平生有威力身從沒
化安能固 **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善
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 良曰前識謂達人也
罕希也言愛惡之事難保則達人 若乃繫情累
不用心謀之聖人希能言及也

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善
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
翰曰皆賢俊所不宜行之故可廢之也 **於是**

遂憤懣而獻弔云爾善曰白虎通曰天子
崩臣子哀痛憤懣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善曰東都賦曰
系唐統接漢緒

荅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
途壞人極弛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 向曰

緒業也 **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善曰以
塗道也 **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龍喻太
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愁曰懿神龍之
淵潛埃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
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 銑曰佇待
重深也育鱗謂潛龍也慶雲端雲也遐遠也言

衛武待時育德乃撫拂於雲天而 **運神道以載**
飛也言天命相感有如龍雲也

德乘靈風而扇威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
教國語曰祭公謀父奕世載
德載猶行也 **摧羣雄而電擊舉勅敵其如遺**善
翰曰載行也 **摧羣雄而電擊舉勅敵其如遺**善

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
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勅疆也漢書梅福上書曰
高祖取楚如拾遺 向曰電擊言如電之威也
勅疆也如遺謂擊疆敵如拾遺於地言易也

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安善曰淮南子曰

八極也良曰八極天下也略取也翦謂除翦

暴亂也綏安也言天下可手指麾而遠取之除

翦暴亂而後安百姓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闡善曰

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

兩之故六范曄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周舉在

禁闡有密靜之風翰曰釐理也三才天地人

事也禁闡謂天地之闡元氣閉塞如禁門之不

通而武帝皆開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

善曰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

循絃謂之徽濟曰漢末政大亂禮樂崩壞而

武帝舉脩法網將絕復理且國家之政猶音聲

也若音之失調則亂也故武帝又繼大音之樂

調者復致大平紀理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

紐繼解失徽調也

來歸善曰雲物喻群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闡

歸歸之於已也翰曰言掃除羣凶以致天下

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來歸其德焉雲物喻

羣凶貞觀猶清平也要不大德以宏覆援日月

而齊暉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

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齊光宏普也

有固舉世之所推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

功輔臣股肱毛詩曰奄有九

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厭翰曰濟成元大

也九有謂天下也言能成功於天下則舉一世

所推其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善曰左

高德也相曰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預註將覆貫於浚谷

大有意乎為奇然却
反失之稚拙

擠子為山乎九天

善曰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擠隆也孫子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銑曰將覆簣為山於深谷之中謂立大業也為山將至九天忽山頽謂大功既成而死矣覆簣謂盛土以覆之將為山也浚深也擠

也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善曰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又曰研喻思慮也良曰凡事至於窮理盡性則非長計所能研精悟臨川之

有悲固梁木其必顛

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

壞乎齊曰臨川有悲謂逝者不息如流是可悲矣良材之人於國如屋有梁今死矣如梁木之顛墜當建安之三公賈

大命之所艱

善曰大命謂未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天命翰曰言漢獻帝

建安二十四年得病是大命之患也三八謂二十四也艱猶患也雖光昭於曩

載將稅駕於此年善曰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言曰仲尼駕稅者也李範曰稅舍也惟降神之縣

邈眇千載而遠期

善曰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

嶽降神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思想思而不可得見者也銑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縣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信斯

武之未來膺靈符而在茲

善曰茲此也此太祖也論語曰子畏於匡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

方茲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感
良曰信此神武之道未喪故武帝當靈應之符

在此也 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 善曰周
書常也

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漢書曰
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 濟曰

文昌殿名言受王位於文昌殿故云龍飛也
當受命時非武帝心所悅欲之蓋天命也 憤

西夏以鞠旅沂秦川而舉旗 善曰魏志曰建安
二十四年三月王

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因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
安陳思王述行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

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出身秦川爰居
伊陽 翰曰西夏謂劉備也鞠養也旅衆也沂

度也舉旗謂戰也言憤見劉備練兵 踰鎬京而
養衆圖中國乃度秦州而與戰也

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

成災 善曰毛詩 宅是鎬京答賓戲曰周望北
動於渭濱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

豫公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
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 向曰踰過也鎬

京長安也不豫謂有疾也渭濱亦長安城也疑
謂病甚也言伐劉備過長安乃得病却至長安

城而病甚重也 銑曰翌明也成災謂疾甚重
也言渴疾之時冀明日乃瘳何至四十日而甚

重也彌 詠歸塗以反旆登嶠澗而竭 善曰
甚也

日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
旆而迴復漢書王莽冊命王寄曰嶠澗之險東

向鄭衛新序大臣曰洛陽西有嶠澗思玄賦曰
迴志竭來從玄謀 濟曰言疾病既甚言尋歸

塗以反旆也嶠澗二山名竭 次洛汭而大漸指
來言歸去來也旆旗之屬也

六軍曰念哉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
至洛陽庚子王崩尚書曰東至於

洛陽

洛陽

洛汭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帝念哉 翰曰次至也洛汭東都也大漸謂

病重將死也念哉戒令也臨終留 伊君王之赫 顧六軍之士戒誓無有二心也

奕寔終古之所難 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 言實終古也 赫奕盛貌寔實也

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 善曰 言難有也 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

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田巴與馮衍書曰欲搖 太山而盪北海 銑曰先天謂威勢為天下所

先而才德蓋偏於當世盪動也言勇氣一鼓動 海拔 厄奚險而弗濟敵何疆而不殘 良曰奚何

山也 厄奚險而弗濟敵何疆而不殘 也殘殺也 言雖險必濟也 每因禍以提 善本福亦踐危而

必安 善曰難劬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提福說 文曰提安也特移切 濟曰提猶致也言

行征伐則為禍也誅暴亂以安百姓是為致 福也雖陟踐危險其志如安憂國之深也

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 善曰楚辭曰口噤 切 翰曰迄至也蒙昧謂疾重不曉事也噤閉

謂不開口也言至此疾重之時慮其閉口則無 遺令之 端也 **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 善曰鵬

從祀委命鵬鳥賦曰縱軀委命論語子曰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 向曰委棄身命以待死終

痛沒此世而永言 **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積** 後事有所悲泣也

歎 平聲銑曰頽歎 歎謂悲思險絕也 **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 翰

平聲善曰楚辭曰我營魄而登遐老子曰抱 良曰迨及也營魄也音翰謂作遺令也言及魂

魄未離其形體假借餘息之氣以作遺令也

魄未離其形體假借餘息之氣以作遺令也

魄未離其形體假借餘息之氣以作遺令也

執姬女以頰瘁指季豹而灌鹿焉善曰孟子曰

頰謂人頰眉蹙顛憂貌也灌涕泣垂貌濟曰

姬女小女也季豹小男也頰瘁謂蹙眉而憂也

灌深悲貌謂遺氣衝襟以嗚咽五臣本涕垂睫

而汎瀾善曰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相子新論

睫涕出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灌瀾

臣瓚曰灌瀾涕泣蘭干也灌與汎今字同

翰曰嗚呼謂悲多不得言也汎瀾淚疾流貌

違率土以誓善作寐戢

彌天乎五臣本棺善曰毛詩曰率土之濱古

傳曰戢聚也彌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

雲起於山彌於天淮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

之土向曰言其違棄天下以死也乃戢歛彌

天之大德於棺之中也率土猶天下也靜寐猶

也死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善曰周易曰

業銑曰咨嗟宏大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

峻高邈遠允信也大肇揚善曰穀梁傳曰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

肇揚也良曰恤憂也肇初也言臨死始有抑

揚之氣援貞吝以慧渠悔雖在我而不臧善曰言

及分香令藏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教為可悔之

行也周易曰自邑告命貞吝毛詩曰何用不臧

濟曰援引也貞正也慧教也臧善也言引其正

道吝悔之事以教其四子不善者則可改悔雖

恨末命之微詳善曰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

庶躡高蹤尚書曰道揚末命也翰曰內顧家

事也纏綿親密也微細也詳悉也此機言武帝

惜內顧之纏絲

之德甚高但惜其臨終未節乃於紆廣念五臣

姬妾親密遺令細碎詳述之甚也紆廣念作家

人於履組向曰謂遺令云學塵清慮於餘香銑

謂遺令云餘香分與諸夫人結遺情之五臣本婉變何命促

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善曰孝

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漢書郊

祀歌曰神之出排玉房良曰法服謂平生衣

服也窈窕美人貌玉房即銅雀臺上以玉飾也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

於舊倡善曰禮記曰孔子謂盟器者備物而不

曰宣布也備物謂平生所用物也虛器言虛設

終不見用也倡女樂也即向帳作妓是也

矯感五臣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善曰家語

居父母之喪子曰戚容稱其服楚辭曰長太息

以掩涕翰曰此謂眾妓妾奏樂不見君王故

憂悲也矯舉也感憂也赴節謂赴曲之節會也薦進也物無微而不存體

無惠而不亡善曰言眼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

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仰視椽椽俯察机筵其

器皆存而不覩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向曰言物之雖微必有長存也庶聖靈之響像想

幽神之復光善曰響像音影之具名魯靈光殿

和上警響之應聲影之像形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

善曰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聲成已翳沒影響

而誰嘗

良曰微調也。備乾飯也。言雖進脯脯誰復嘗而食之。

悼總帳之冥

漠怨西陵之茫茫

善曰毛詩曰殷土茫茫。齊曰悼痛也。茫茫草木貌。登

爵

五臣本

臺而羣悲時

直

美目其何望

平聲善曰字

林曰時長貽也。博雅曰時視也。時與矜同。毛詩曰美目矜矜。

翰曰張目視曰矜。言美人張目遠視終不見君。王是亦何望也。

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

平聲協韻。善曰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宋均曰簡猶闕也。漢書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向曰機

言我望古人奢華以為遺累信

可以簡略於禮而尚薄葬也。彼裘紱於何有

貽塵謗於後王

善曰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空遺塵謗而及後王。銑曰謂遺

令云吾衣裘別為一藏。後為四子所分。終亦何有也。乃遺塵黷之謗於後世帝王也。

嗟大

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善曰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聖亦不能忘故可嗟也。良曰嗟禁大戀愛所

在。心者雖賢哲之士不能忘情也。

覽遺籍以

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

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

軍義康修東府城塹中得古冢為

之改築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

濟同

即事寫來調響而語

俊句：醒快真是妙作

東府掘城北漸入丈餘

善曰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籀文會稽王時第

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頌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得古冢上無封域

不用塼甃

步覓反善曰毛萇詩傳曰甃甃甃也今謂之塼翰曰封界也域牆也

以木為櫟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

善曰呂氏春秋惠公

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過山之尾棗水明器

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

善曰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

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

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振撥之應手灰滅

善曰說文曰振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為振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銑曰應手即

破如灰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

善曰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

有五銖錢也良曰五銖謂上有五銖字蓋漢朝所用也

水中有甘蔗節及

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

善曰爾雅曰瓠犀瓣說文

曰瓣瓜中實也白莧切一作辯字音練辨與練字通濟曰瓜瓣謂瓜中子與肉

曰出散在棺外也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

城者改埋於東岡

向曰公謂彭城王也城者謂築城人也

祭之以

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溟漠

君五臣本云爾無君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

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

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也版築謂

牆版築杵也司主也窮泉為漸聚壤成基良曰窮泉言深也壤熟土也

一擲既啓雙棺在茲捨畚本悽愴縱錘連而善

作而善曰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揭杜預曰畚箕籠也揭居局切爾雅曰鍤謂之錘周易曰泣

血漣如杜預左傳註曰而語助也勞靈已駿

塗車既摧善曰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

以塗為車也即明器也翰曰芻草也言東草為人馬也塗車

或醢醢善曰爾雅曰盜謂之缶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海說文曰醢酸也呼

蹄切向曰几筵墓中所設靈座也糜爛腐朽也俎豆皆食器也盞瓦器也醢肉醬也

蔗傳餘節瓜表遺五臣本犀善曰爾雅曰瓠犀

實也白莧切追惟夫子生自何代矚質幾年辨說文曰瓠瓜中

潛靈幾載為壽為天寧顯寧晦銘誌埋滅姓字

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善曰寡婦賦曰潛靈

時人誰為子後嗣曩古功名美惡如何蔑然良曰今

堵皆作十仞斯齊善曰毛詩曰百堵皆興濟

牆高下墉不可轉漸不可迴翰曰墉牆也言牆

長短黃腸既毀便房已積循題與念撫臣

以迴避此塚也

本作**增哀**善曰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

觀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

便房塚壙中室也婢蒼曰備木送人葬也餘腫

切備或為偶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苟切向曰

以栢木黃心累在棺外謂之黃腸也房墓中室

也題棺兩頭**射聲垂仁廣漢流渥**善曰范曄後

也觀棺也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喪

遷射聲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

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襲為買空地悉葬其無

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

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

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

葬者多寵乃勅縣**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善曰

葬埋由是即絕也**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善曰

日孟春之月掩骼埋骨鄭玄曰骨枯曰骼音格

良日祠祭也府東府也阿亦曲也骸骼並骨也

掩藏也**仰羨古風為君政上**善曰孝經曰卜其宅

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骨也輪移北隍窀穸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穸厚

光祿文此篇最為警
俊然而沉鬱之意自
存

壺牲以特豚

齊曰特一也

幽靈聆歸歆我犧樽嗚呼

哀哉

五臣本無此一句文曰幽靈替翳李康濁醜賦曰幽魂聆歸

善曰魏太祖祭橋玄忽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牲尊

用犧象也許宜切也 翰曰畫生於樽故云犧樽也

祭屈原文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之為始安太守之郡道經汨

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維有宋五年月日

銑曰少帝即位之五年

湘州刺史吳郡

張邵

善曰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

恭承帝命建旗舊楚

善曰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後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旗鄭玄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良曰旗旗幟之流也以鳥毛為之刺史則建之行則引之於前

湘州蓋舊楚地也

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

善曰楚辭曰懷沙礫

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壅又曰捐余珮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

羅之水離騷經云遺余珮兮澧浦遺即弃捐也 珮節羅潭

善曰楚辭曰路漫漫其悠遠夕珮節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長艤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

向岸曰艤 翰曰珮節謂止駕也艤舟乃遣戶

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善曰王逸楚辭

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 向曰戶曹掾三閭大夫並官名 蘭薰而

摧玉績 五臣本 **則折** 善曰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

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績密以栗智也鄭

玄曰績緻也 銑曰蘭以香人好而採故多摧也玉以貞白人皆寶而琢故有折者人有才識

亦亡身 **物忌堅芳人諱明潔** 善曰堅芳即玉及之本 蘭劉熙孟子注曰

白玉之性堅蔡邕度尚碑曰明潔曰若先生逢

鮮白珪 良曰明潔謂忠直也 **辰之缺** 善曰賈誼弔屈原曰嗟若先生獨離此

攘 濟曰先生謂屈原也辰 温風急時飛霜急

時也謂逢時君之道缺也 **節** 善曰温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節

日温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衰急相鱗七說曰飛霜厲其末森風激其崖 翰曰温風所以養萬物而及於時也喻君以養人及時也

飛霜之積至於堅冰喻諛言積乃見奔逐急節謂温風忽然已變至於飛霜之時言政令苛急也

也羸辛 弭 **遘紛昭懷不端** 善曰羸秦姓辛楚姓

秦昭王使張儀誦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容

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此屬太保之任也 向曰羸秦也辛楚也是時秦

昭王楚懷王遘紛為亂君道不 **謀折儀尚貞蔑**

正奔逐賢能也紛亂端正也 **椒蘭** 善曰史記曰楚懷王既絀屈平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

秦不可信王問于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

逸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

譖毀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誼兮極又欲充夫

佩緯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害長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 銑曰儀張儀也尚靳尚也是時

楚謀與齊為交以備秦兵乃為張儀斬尚等折之遂絕齊交也真正也茂輕易也椒楚大夫椒蘭懷王少弟子蘭也言屈生懷真正之節而為輕易者蓋為椒蘭所譖也身絕郢闕

跡徧湘干善曰郢楚都也毛萇詩傳曰于崖也良曰絕遠也郢即楚也湘即水名干

間也言其逝如湘比物荃蓀連類龍鸞善曰韓江故跡徧其間也

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用王逸楚辭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虬龍鸞鳳以託君子濟曰

荃蓀香草也屈生作離騷以香草龍鳳喻君子鸞鳳瑞鳥也聲溢金石志華

日月善曰金石樂也金曰鍾石曰磬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有史記太史公曰屈原蟬脫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翰曰金石言不

朽也日月如彼樹芬善本實穎實發善曰毛長言光明也

秀實穎實粟翰曰芬香也穎禾秀也言望汨

屈生猶如樹芬香之草也實秀發於時也

心歎許瞻羅思越善曰吳質答東阿王書曰精散思越良曰歎悲也越遠

也言懷思古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善曰周易曰人故思遠也藉用白茅何

咎之有夫茅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日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澗酌昭忠信也

向日塵久也苟藉順諛諛取用於時其可久矣蓋昭其忠信雖死難以闕也

祭顏光祿文

王僧達善曰顏光祿即顏延年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主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

末二語儘有濃致然終涉晦

以疎俊之詞述哀自是超脫

道樹禮以仁清

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

樹立也清明也 良曰道之尊德之貴

惟君之

懿卓歲飛聲

善曰思玄賦曰蓋遠迹齊賦曰懿美也義窮幾豕

文蔽班揚

善曰幾豕謂周易班固揚揚雄也郭璞三倉解詁曰揚音

盈協韻 翰曰幾豕易道也班班固

性婞剛

絜志度淵英

善曰楚辭曰體婞直以亡身兮婞猶直也 向曰婞直淵深英智也

登朝光國實宋之華

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大丘碑曰紆

佩金紫光國垂勳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祭為國華韋昭曰為國光華 銑曰言實為宋國

之華 才通漢魏譽浹龜沙

善曰漢書曰龜沙化三英 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

八十里尚書曰西被於流沙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度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 齊曰漢魏之

時多賢才故言顏君才通於前代也浹服爵帝及也龜茲流沙遠國名言其聲譽遠也

典棲志雲阿

善曰言服爵在雲阿言高遠也管子曰將立朝

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勵志詩曰棲志浮雲 翰曰言衣服爵命雖奉帝典而棲志實在

雲山之曲 清交素友比景

共波 善曰共波猶連阿猶曲也

日言交友清絜而我接比光景共游波瀾也

氣 高叔夜嚴方仲舉 善

司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性方峻不接賓客 銑曰叔夜嵇康也 仲舉陳仲舉也為豫

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 時人 逸翮獨翔孤風 畏之言顏君嚴明也方比也

絕侶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 逸翮思拂霄廣 流連 雅曰風聲也 良曰 言孤介不羣也

言孤介不羣也

酒德嘯歌琴緒

日漢書班伯曰式乎式乎大雅所流連也

日嘯歌傷懷琴緒緒引緒也

也游顧移年契闊宴

齊日流連言好也緒猶遠也

善日何敬祖雜詩日惆悵出遊顧毛詩日死

處生契闊翰日僧達與顏君交游顧盼嘗移

年歲雖契闊為苦

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

嘗同宴語居處也

凝歸神太素

善日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向

素無形也言人死

後歸於無形也

明發晨馬瞻廬望路

善日毛

發不寐

鏡日明發謂從夕而至明也神駕謂

靈車早出也瞻廬謂視平生所居也望路謂凶

儀在心悽目泣情條雲互

良日泣謂下淚條理也言情理

忽失次而亂如雲之互更變也

涼陰掩軒娥月

善日李陵詩日仰視

月精

齊日言涼陰之氣掩

微燈動光几牘誰

微燈動光几牘誰

蔽門軒也寢曜謂無光也

焯處也雖有燈光誰用其焯曜也

衾衽長塵絲

衾衽長塵絲

竹罷調

何日長

擘悲蘭宇屑涕松嶠

善日楚辭

其如屑

鏡日宇室也

古來共盡牛山有淚

善

胥下也松嶠謂墓所也

晏子春秋日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日

殲我明懿

善日毛詩日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

非獨昊天

此泣而為流涕是日不仁也見不仁

相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

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

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唯晏子獨

死非獨昊天喪

我明美之德也 以此忍哀敬陳奠饋五臣作敬

善曰蒼頡篇 申酌長懷顧望五臣本 歔歔嗚呼

哀哉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 疏曰 兩長懷中篇而歎 翰曰歔歔悲也

永玉堂重校

六臣文選卷第六十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